國朝文錄續編

果亭文録引

沈果亭先生博通羣籍而好深湛之思所著周官祿田考著録 四庫全書而學海堂 皇清經解亦收入疑其爲漢學一派今讀其文集自謂少從何義門讀書者五年繼從張淸恪公遊繼又質疑于方望谿宗伯三公皆一代大儒醇乎其醇者也果亭皆親承其旨吉上下其議論則其學實遠有淵源非他考證家逐末而忘其本者之可比矣其文雖波瀾意度遠遜前人而淸迴之思蒼秀之格竟體無剩言剩字亦復拔俗千䘵中間如五溝異同說推闡由盡固足釋前人之疑而保甲論一篇重在得賢人以分理

亦足爲救時之藥與望谿諸札其見爲學功夫而論墓誌銘與行述二書亦足爲載筆家典據尋淮源而知水經註之非登泰山而見天下之無障礙身經目驗亦足壓倒前人至爲潘稼堂何義門兩狀字字慤實足爲史家張本矣李安溪論韓文專取其簡質勁銳果亭其庶幾乎特不能如其渾涵汪茫無所不有耳今錄其文爲一卷

果堂文錄

吳江沈彤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周官五溝異同說

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二篇五溝之法皆徧行畿內似

異實同而自漢迄今詮解未定形沈潛反復有作乃能悉其會通而別爲之說曰遂人夫間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間爲畎水所入卽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間謂之洫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間謂之澮九百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卽夫與尋尺互計五溝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間以溝其溝不占井閒平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九十夫所加之十夫卽井井所各加之一夫地井有多寡因溝涂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九十夫於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間以洫其

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為田若山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按地官有山虞澤虞則山澤之地亦有為田者否則因之至遂與徑所占蓋節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外田也　遂人匠人各具五溝之法鄭註賈疏以為異王氏訂義諸家以為同余以言同者為得而惜其尚未明且有抵牾雍正閒嘗自為說以就正上元方望谿臨川李穆堂二先生穆堂稱為有功周禮望谿謂我周官析疑中亦云然因出以示且戲曰吾鄉有經解與李厚菴合不知者謂我襲彼予年少於我人又將謂予襲我也時王艮齋同在方氏曰況予偏隅二字實古今所未道兩家可以相發近余著周官祿田

考覆閱舊稾嫌其疎略乃細算改作附載考中寄正於仁和吳東壁東壁以為先得我心余念千里闇相知而說之合者有三人三人中又有若余之不憚煩甚者豈二法之非異今遂可得而定也邪　附舊稾遂人之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之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是二

法者或以爲異或以爲同形乃卽經文審之而知二法之果同也蓋古者田野之分數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井九夫遂一夫爲之溝畛則得十夫通九十夫洫十夫爲之洫涂則得百夫成九百夫澮百夫爲之澮道則得千夫終九千夫終澮千夫爲之川路則得萬夫是故夫閒有遂遂在一夫之內也十夫有溝溝在所澮之一夫也百夫有洫洫在所澮之十夫也千夫有澮澮在所澮之百夫也萬夫有川川在所澮之千夫也夫遂在一夫之內徑之下也非田首乎溝在九夫之所澮非井閒乎洫在九十

夫之所益道閉也遍閉非即成閉乎澮在九百夫之所益成閉也亦終閉也成閉終閉非即同閉乎則是匠人或言首或言閉遂人或言閉或不言閉言殊而所言不殊也凡遂人之不言閉者皆即偏隅以見其全體是故十夫有溝成之隅也百夫有洫成之偏也百夫而方之則為一成而溝廁其中而九十洫廁其中而九矣千夫有澮同之隅也萬夫有川同之偏也萬夫而方之則為一同而澮縱橫其中而各九川環其外而四矣由一同以達于畿亦無不如是爾然則同得十萬夫成得千夫何以言成九百夫也曰九百夫者專計成之田萊也若其地固千夫是以為澮道

而有餘也

如此細心剖析今人實勝古人

保甲論

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地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於州縣平其是非則甲無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與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不善爲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夫今之保甲卽周官之鄉之州黨族閭比遂之縣鄙酇里鄰也保長甲長卽鄉大夫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之屬也周之時自鄰長而外皆爲

士大夫皆有德行道藝之賢者能者也故分民而使之治而遂各道之以親親長長慈幼之恩勸之以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之誼教之以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耕耨也則趨之行役也則作之財賦也則斂之讀法也則從而勸戒之機者賞惡者誅而無或不共其職故成康之世天下無有一家一人之不治試今之長保者雖不使之治其里黨與周之里宰黨正不同而里黨之不法者罹患害者皆得以達之州縣是亦周時分里黨之治之一端也爲之者其人大率庶民之顧利無恥不自好者弊且百出安有其效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長

十甲甲長長百戸分百戸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擇庶民之樸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而爲之賢者能者其陳說事之始終必有序而不淆論列情之曲直必以實而無偽抑其平日必有以表率之教導之使其心不終汩於邪僻又必有以區畫之安處之使其食與衣不必出於兇惡歷久漸馴而里黨之風自歸於正倘處士之賢者能者爲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爲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儆告之以欲分治之故與任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兇惡違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就可保

者爲鄉鄉則就搢紳耆焉其選之陞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倩焉可也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誅賞進退以爲勸懲必且感德畏威而職無不盡也已雖然欲如是非州縣之所得擅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而自專必也奏其事於　朝廷得額定其員次第其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畧倣而行之皆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軾近世名儒若魏了才顧甯人輩又莫不稱爲治教之基則非迂遠而濶於事情可知也在更化之初必有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且

歌誦之矣比聞邸報見內外大臣議保用者多故述爲此

論請正其得失於吾所友事者焉

此真經術真經濟鑿鑿可行而無弊者後有聖主賢臣

必求取法

與望谿先生書

閏三月二日彤頓首望谿先生閣下甲子之秋嘗奉書謹候起居蒙先生報以手札未言方湛思儀禮冀得彤說以開之夫彤之學識固不足當此意於先生而其時又不暇事此書故未及有所呈昨於郡城見公子信芳知先生又甚欲悉彤數年所為而命之詳述彤益增慚愧既念彤於先生雖未具師弟子之禮而實以師事其敢隱匿而不告耶當彤之別先生於京師而歸也在辛酉之冬其明年館友人徐靈胎所靈胎具經世才不獲用隱於醫既館彤於家遂著文數十篇策天下事與一篇成輒囑彤稽經考古

以訂補其說時又有從靈胎學醫者與彤居一室數以內經甲乙經經脈氣穴諸物相難彤耻其爲吾身所具而不知又傷唐以後論撰有貽誤後人者爲先著氣穴考畧五卷釋骨一篇示之此壬戌春至甲子秋三年所爲也其冬縣公刁一峯與震澤陳公又延彤編纂邑志彤固辭不獲乃偕同志數人亟爲之十四月而稿具今獨加訂補之功恐後此一二年又不遑他務矣憶丁巳春正蒙先生亟稱彤所爲儀禮義因上書先生謂自今而後當循次撰述以成其書乃辛酉之後無所爲其爲於辛酉以前者尚寡而上溯丁巳五年下迨於今如之誠自慚日月之易邁而尤

愧有言不能踐無以酬積累之盛心也且彤平生固自有微志而其所以不得遂者亦有由令先生惓惓於彤如此彤敢不并為先生述之彤年三十五六時嘗與交友輩言志皆曰得位則立功不得位則著書作文名傳不朽彤乃慨然曰吾德薄才小舉業無華廢未必得位而有立於時獨其心頗能窺經傳之奧旨而其識亦尚足闡明之竊之於篇庶幾於昔賢後學不無小補則所以任爲己職而勤修不懈以不虛父之生君之食師之教與天地之覆載者卽在此書與文也敢徒以傳己之名哉爾時彤正從事尚書其後於他經亦各有所解乃並未成帙至於儀禮則以

爲自古注家少聖人之精蘊沈鬱於是書者獨多雖無用於今而逆其意均足以節情而養性故丁巳以來尤汲汲圖闡明焉而其解亦不過十二三此非吾志之不克持而牘其所自任之職也貧士無田無錢財凡一家所需與交接之費皆取資於一筆而吾筆之用遂隨人所欲不可得而自主又身本多病其筆屢見用於人則精氣流銷不得不少休自養閒有移情於雜學而自用其筆者要亦閒其端於人而遂以不休夫如是故雖汲汲圖闡明之書且未暇以爲而成書實有無如之何者亦大可哀也已茲承先生命敢不益加自勵若邑志功竣必專力此書以求不欺

己之初心踐徑時告先生之言且將及先生之尚克湛思也隨所就之篇次請正俾皆昪無非以果有裨於昔賢後學斯又彤今日區區之志也倘先生周覽其前後之說而諒之寬之則幸甚彤頓首

與顧肇聲論墓誌銘諸例書

昨辱手簡商酌墓銘諸例各有證佐非頃刻所能定熟思詳考乃敢爲吾兄決言之蓋古人之銘廟與墓兼用之而誌則專用之于幽室南豐所寄歐陽舍人書乃謝其撰先大夫墓碑銘而作碑銘非幽室所用故其書雖嘗因銘及誌而所云或納于廟或存于墓者固不論誌而但論銘也衛孔悝之鼎銘晉魏頴之景鍾銘銘之于彝器韓文公之烏氏廟碑銘袁氏先廟碑顏魯公之家廟碑銘之于碑石皆所以納于廟者也于墓誌無與其存于墓者埋諸壙中則有若葬銘埋文墓誌銘墓甎文墳記壙記之屬立諸神

道則有若墓表碑文墓碣銘神道碑阡表之屬其名兩不相假未有墓誌而立石壙外者惟南史裴子野傳載一事此當時蕭王破常例重疊爲之耳傳云子野之葬湘東王爲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于羨道非其正也故碑碣與表葬後可刊而誌銘必先期而作其有葬期迫而不及攻石者則書石以誌既葬刊文即不復追納之壙若昌黎誌李元賓之墓之類是也其立石在祠堂若丙舍蓋亦有之今秦泰所作墓銘距葬時實遠幽室不得用其文但宜施于表碣緩刻墓前不當名之爲誌刊藏丙舍唐之葬令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是碑與碣異制也明制三品以

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黃梨洲謂自有墓表更無墓碣知墓表亦方趺而圓首是碣與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稱其實後有或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考本朝律處士不禁其用表碑與碣品官得立與唐令不殊則刊石固有定制而名號亦不得僭亂今之所刊但用碣制而定名墓表可也至碣身高廣之度古碣爲四尺會典所載圓首碑七品以下用者高五尺五寸濶一尺二寸今石表或于二者之間增損定之所示據本處太卑狹不稱言直無文幸鑒其意有未當者惟不憚往復是望

與沈六如論東湖行述書

前承委校閱東湖行述其文字如何不敢道故但就其祖考之稱世之數與三代鄉貫之列權其可否以答尊命誠欲免於忌者之謗議而不圖謗議之即是而集也顧謗議之在弟何恤獨惜吾兄之崇信於姻黨今因弟而見疑耳夫安得不一一爲兄言之凡行狀之作特狀其所狀之人而無與乎其狀之者故子狀父而稱父之祖考必從其父之稱孫狀祖之祖考必從其祖之稱故唐穆員狀父所云祖思恭考元休白樂天狀祖所云祖志善父湿皆其父祖之祖考也惟明之中葉乃有稱其祖父之祖考而從狀之

者之所自稱不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者用意惟偵為言不順此流俗無稽之失不可以為典也凡高祖之父連身數之為六世離身數之為五世後漢書蔡邕傳邕六世祖勳乃邕高祖之父邕傳註引邕祖攜碑云攜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則連身數之也陳子昂誌父墓柳子厚表父神道於高祖之上一世皆稱五代祖則離身數之也按古文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云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是祖禰而上皆身所治數世離身實本古制故韓退之撰蘇或墓銘稱高祖為四世祖然則高祖之父而稱六世祖也何所當哉近世黃太沖撰金石要例嘗辨此二事特文畧未

若其義云爾又凡所狀之曾祖祖父與其鄉貫有列於狀之前者將以上太常史館議謚編錄任彥昇之狀蕭子良韓退之之狀董晉柳子厚之狀柳渾陳京是也有疏於狀之內者將以託文章家撰著碑誌韓退之之狀馬彙蘇子瞻之狀其祖序是也潘昂霄金石例謂文體之異其隨事樹酌若東湖行述固他日碑誌䝉求其三代鄉貫宜用馬彙蘇序二狀式則皆承命時所權衡之意也兄其察焉嗟夫東湖之名雖不出於甲科然歷仕十餘年所蒞之地無不卓然有立我邑數十年來之吏於四方者其能聲采之或先也乃代公子而為之述者至不能數其世而正其祖考

名之稱況能核其事之實而鋪張之而揚厲之而俾之顯於一時哉其亦可悲也已䓁吾兄之眷厚宜無濫言故并及之不宜

此事留而不祭久矣讀此得見矩矱

尋淮源記

禹貢謂導淮自桐柏桐柏之山今屬南陽之桐柏縣余以雍正初元客郡齋屢欲往桐柏山以觀淮之源遷延未果越三歲決往乃跨馬出東郭門濟川陟岡經二百六十里而至桐柏之山山綿亘可百里西通襄陽之棗陽東南連德安之隨州峰巒森鬱夾道南北有紫霄翠微玉女臥龍蓮花諸名其道南最西一條則曰胎簪水經所謂平氏縣胎簪山也有泉出其陰北流至平地分二道酈道元注所謂西流爲瀷東流爲淮者也泉之旁有池方七尺許水清淺不流俗謂之淮井蓋泉所溢也淮井東三十里爲桐柏

縣城城東北一里許爲淮瀆廟廟南阻金臺北枕淮水中有漢延熹六年碑山泉自分流後穿沙石屈曲而東至廟北凡合南北潮水十餘道以余觀之皆淮源也謂淮出胎簪山者專指山陰之一泉耳漢延熹碑云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水經注以爲潛流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乃余訪之土人考之近志皆未有能確指其潛行之蹟及陽口之所在者府志謂淮源初出即伏流三十里湧爲三泉因瀦爲井則伏流在淮井上縣志謂井邊有泉三處湧出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則伏流在淮井下皆與水經注不合以目驗之亦不盡然而城東五六十里有峰巍然插高土人指爲大復山謂在隨州界淮水繞其南於桐柏山

為最東一支所謂陽口當在是余又疑與灊流三十里之說遠近不符欲并往觀之焉病而返其然否難定於今矣

大復之名始見漢書地理志志言禹貢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以爲淮水出桐柏之大復山也然胎簪亦固其源不應獨遺則其時所謂大復山者蓋統胎簪以東諸峰言之元和郡縣圖志以大復爲桐柏之異名誤後人名最西一峰曰胎簪餘峰多别爲之號而最東一支遂專大復之名矣若道北諸峰土人往往槩稱桐柏山猶多沿西漢時之舊云

何求朔先生曰考覈精論斷確難定者存而闕之於記事中且解經之法

登泰山記

吳江有沈彤者好遊而遠自始冠尋泰山之勝與於藝籍知其山爲五岳宗北當京師東瀕海南直河淮沿西阻太行周三千餘里壘嶂層峰以百千數高之里可五十古帝王登封之臺紀功德之碑皆在焉其神氣能降生人而道隧千古其雲騰能不崇朝而雨徧乎天下登其巔不知二曜之高八方之大且遠遂神遊其中者一二十年形雖正中客南陽而抵京師道出太行之東望泰山不能見祇見其雲明年自京師歸出泰山西麓繞其南後復自大汶抵京師仍出其西麓皆頗見其巔巔上常生白雲纓摇層

覆令人怡愰然並以事阻未及登後復自京師歸歸數年
年且衰不復敢發登山之興乾隆六年孟春又將走京師
求食而執友陳酯叔官濟南家弟蘋亦在蒙陰遂取道沂
州並訪之既過蕭節直趨濟南行未半而泰山已巍然在
望焉形心則喜命執鞭者驅驢疾行宿其麓戒豎子以雞
鳴上山中夜月色如晝及期披二羊裘乘皮擔繩兜子並
泰安城西而上行五里至一天門又行二十里至二天門
日乃出又行二十里至三天門又行五里至其巔形於是
俯仰徘徊縱覽六合見夫天垂如蓋如穹廬日懸如燧槃
山斷續環拱如礪如拳川海縈迴若帶與線地邊角與天

腰際南北東西曠無一方之障隔於所謂古石封秦篆碑漢無字碑唐磨崖碑周觀秦觀吳觀三峰日觀月觀二峰望海石孔子崖丈人峰諸勝亦無不遊歷焉蓋昔所傳聞其概者今乃目極而察之數十年願見無從者今乃不求而躋獲之快意適觀於斯爲極抑念是山所降生之人歌絕且二三千年不知自今以往終不復能如古邪將神氣之鬱積已久而郎能大有所發邪沈吟未幾而風起雲合陰寒襲人雨雪飄飄一山愁慘形乃戴青氊辭去則晴如初因復俯仰考矚久之至日昃乃下其上下之道在兩崖間或起或伏或平以直或峻以曲或臨澗或跨而梁之

當三天門下六七里尤斗絕逶迤如羊腸名十八盤古謂之環道其崖如峭壁高可百丈自二天門以下兩崖上皆植小松道旁多杏花夾之形之上二天門道殊濕山中人云昨夜曾大雨而下方不然是夜仍宿南麓明日並山西溪淵屈折北行路移境易回顧諸峯亦各異其態要皆秀而傑又明日過歷山至濟南城入醋叔宦齋即爲文記其事以貽同好時二月望後五日

李玉洲曰殿閣中具千門萬戶是其體勢近代遊記未能或先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潘先生行狀

曾祖志伊明廣西布政司右參政

祖錫祚明湖廣布政司理問

父凱　皇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

江南蘇州府吳江縣潘耒年六十三狀

先生字次耕又字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生而聰警書記或試之歷日過目倍誦不失落一字比長復得顧炎武徐枋王錫闡吳炎兄檉章諸君爲之師友數年於經籍子史詩賦古文詞歷算聲音之學課習討論遂無不洞達暇則遊覽名山大川尚志廓悄不慕榮祿康熙十七年　徵博

學鴻詞之士左諭德盧琦刑部主事謝重輝以先生名上
先生以母老固辭終不獲命而行抵都　召試體仁閣下
擢二等第一除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先生又牒吏部以
獨子終養請代題三請三格乃受職先生謂有明三百年
史事繁委宜博采而精於考證分任而一其義例秉筆嚴
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遂作議以上總裁然之令撰食貨
志而兼訂他紀傳自洪武及宣德五朝具有成稟十九年
詔更定殿廷樂章先生首上議增五事時逆藩悉定并獻
平蜀平滇二賦公卿傳誦進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兼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聖訓初博學鴻詞之士之官翰林入史局也多進士出身當為官而朱彝尊嚴繩孫二君與先生皆自布衣與選及日講官起居注之添設而三人亦同入直又館閣應奉文非出三人手院長不謂然用是資格自高者既莫不忌此三人而先生又精敏敢言每同列質所疑輒援據經史百子橫從應答無少遜遜故忌者於先生視朱嚴二君尤甚甄別議起遂坐浮躁降調先生在翰林五年至是歸里四十二年之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復先生原官越三年

聖祖又南巡大學士陳公廷敬時扈　蹕相見欲薦起先

生先生曰止止止吾初志也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意不復出先生家居凡二十餘年遭母喪哀毀骨立哭其兄若弟過時而悲贍其兄之子爲民邊外者婚嫁殯葬其親故之尤貧無力者皆罄所儲爲之其遊覽名山大川視布衣時益多其樂之而形於詩文亦益甚晚歲惟究心易象數與歷算之學以四十七年九月廿九日病卒平生慕古人之崇德尚功勳陳謨猷以濟時匡俗而非己之位所得爲則過其得爲者莫不勸厲有不得遂輒憂戚不樂至出處進退又必辨之明持之嚴雖達可有爲不肯或苟其性行如此故所爲詩若文多扶樹風節裨於治道卓然有文於

聲音反切紐而神悟及往來四方盡通其變乃著類音八卷以補訂前古音學之誤朙其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合名遂初堂集與類音並刻行世其明五朝史藁若干卷藏於家適子其炳既述先生行乞銘於陳公廷敬又十餘年乃屬彤爲之狀以備史館作文苑傳之采擇敢撰次其歷官行事如右謹狀

稼堂先生詩文全集予曾見過知此狀字字皆實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

祖應登生員妣陸氏

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

先生諱焯字屺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間以義行旌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强識敦氣節嘗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游兩人門而慎自

持見事不徇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至
辨訟於大府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一
年冬
聖祖南巡駐涿州 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
李公以先生薦遂召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
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皇八
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
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
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李文貞公遊得成
弘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勸

勵其窮六經術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爲著文之本根文
貞公闢而嘉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
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稍
有才氣輒棄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仍謂謂以此指
授甚善先生汲令學者從事史鑑群籍擇所載治法之善
者類爲幾編更迭省覽然學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宜
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才
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規皆尤粹云五十二
年冬再以文貞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文
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　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

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間

有譏笑士大夫者作詬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厠

辭吳縣令餽金札藁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　命內侍詣獄詰責

先生各據實奏辨反覆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

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鋃鐺

中正襟讀易辭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

服及仍直武英殿益感　恩修纂益力歲寒酷暑不少怠

歷五六年遂致疾瘵劇　詔賜醫藥以六十二年六月九日卒年六十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殁深可憫惜遂復原官特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歸喪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說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真僞是非密疎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

乾隆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徵其表裏

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略者必本其國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才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為用天下之具故詳審絕倫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真行書並入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獎 命即鋟板會 上崩未須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從唐之作者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後刪取諸題識為之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弆於家云先生事親孝誼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雖親故不

妄受而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宦入直芻米僕賃不
給其不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恒飲食於家而教
之凡著錄者四百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
氏忠烈公佐聖孫女亦讀書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予壽
餘一名雲龍生員彤遊先生門五年承其學行頗有所記
憶先生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後多戊午己未間史館
蒐天下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洸爲之狀以應乃就所
見聞擇其大且要者考核而詮叙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
傳之采擇乾隆九年八月初日門人吳江沈彤謹狀

此一好題後方文輈本之作誌銘別有所據篇幅較長

合兩篇而先生之全身見矣

述先師儀封張公訓

雍正三年二月某日彤在南陽閔邸抄知吾師禮部尚書儀封張公卒泣然流涕痛無所承學將眛陋以終其身又恨數年來病且貧不克致身京都盡藁公之德於未沒時也既念曩者從公蘇州聞公之訓輒感愧奮厲今當追述其語時觀之以自警云初彤謁公於蘇之尊門請問爲學之要公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學之要盡此三言他日復往謁公曰論語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老氏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利獨在貨財祿位間乎審其途而後志可得正焉

後宗老欲得公題先大常祠額遂往請明日使奉寶誥遺風四大字至形往拜賜曰祖考之光公曰是奚足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乃光也有恥所以立身自强所以行道閣爾加意宋五子書且五六載尚專志不懈其於道也何有又曰我少而志道功之加有誤焉者中歲以求始識其正持身臨民無敢背違然且多不歷於志近者欲復將程朱之書而盡心焉老年精力銷亡吏事繁殆無暇日所望正在後生輩耳子之年幾何對曰二十五矣公曰方少壯其必勉之形於是請爲弟子公始以江蘇巡撫劾貪殘不法大吏大吏亦以蔑欺誣劾故待 命於斯門既

聖祖遣大臣諭奏者再

聖祖以諭奏皆不實劾奏吏籍還公任時彤以疾不進謁明年春詣應鄉舉彤病甚公聞彤之亟餌且傳語曰心之動也不妄即病無由作作亦易瘳五子書足以養心讀不可懈應鄉舉非要事昔之鉅儒或以布衣終老而獨善其身無不可者後彤病少差入署謝公喜問比所讀何書對曰連大極圖說定性書西銘而讀公曰善三篇者雖各自爲文而義實相貫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故能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知化窮神所以定之也不愧屋漏存心養性君子修之之事也其效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應當仁濟惡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苟如是則爲悖之小人也必矣其不然乎竊惟公欲以己之所得者推而致諸人人故苟有來學必反覆指誨及懼人徒事言語不反求諸身心也爲陳說古義隨人與事曲爲摩切故以形之薄劣亦幸得與聞其訓數千言短於強識歷年遠多所遺忘顧即是所述而致其功亦可以不終於昧陋也已

當時人士爲清恪作文者頗多此文第記述其訓己之辭亦可補他家之所不及

陳文恭公培遠堂文錄引

公生于廣西之桂林府以詞林起家歷任封疆官至大學士方望溪集中有云有起荒陬至大僚者蓋指公也夫天地之氣由北而南當

重熙累洽之代雖雲貴亦處處出人矣況公以中正和粹之姿學術以朱子爲宗其所選刻之書大都有裨學術治術序皆語長心重口頰津津至五種遺規之著幾欲胥天下之人而訓正之可稱絕大胸襟矣文存不多大都布帛菽粟之談可暖可飽者惜奏議不存一篇其政事不可得見然讀其南運河放淤記及自楊柳青至天津西岸不可

築隄說深識水性可爲後世法程其經濟亦大槪可知矣書院至今皆以爲奉行故事公獨懇懇惻惻借題與諸生辨明學術雖陸清獻公松陽講義亦無以過以郡撫而爲名臣爲天下造福卽以自植其福迄今曾孫繼起科名踵王沂公故事嗚呼豈偶然哉

培遠堂文錄

桂林陳宏謀榕門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輯要序

士人自束髮受書即讀大學其三綱領八條目亦句解而字釋之以講求其意而坐言者未必起而行或者以為此理學之書而非經濟之要也夫理學虛而無用則經濟亦襍而無本不幾幾乎視大學一書僅供口耳呫嗶之資而無裨於經世服物之大也哉宋儒真西山著大學衍義明儒邱瓊山著衍義補皆因其言而以其事實之遍考經史百家參以近代時事凡心術之邪正人材之盛衰政事之

得失始於甚微終於甚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悉舉而納之於八條目中誠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者然後知上自后王君公下及士庶推而極於前古後今之際無一人一時不在八條目中載籍所傳無一非八條目中事也朱子不云乎大學是為學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又云大學之書譬如人起屋先畫一個大地盤在這裏會得這個了他日若有材料都依此起將去嗚呼此真邱兩先生衍義之所由作而所以羽翼經傳津梁後學者

厥功鉅矣真氏之書四十三卷邱氏百六十卷卷帙浩繁學者未免有望洋之嘆而遠方學者不但難讀且亦難購余自爲諸生時手握一卷今者忝任藩宣自惟才識弇淺凡所措施時懼其不合於古有悖於今無以仰答恩命盍復究心此書以爲鏡得失以裨萬一公餘展閱手自抄錄擇其精要積久成編以是呈之兩臺得所誨定並令刊發以惠此邦也因顏之曰輯要以付梓人俾先儒有用之書廣行散布於遐邇之間讀大學者可因是而切己體察援古證今以求所謂真理學真經濟不僅以誦讀畢乃事也抑余尤有說焉真氏之書止及齊家以上而不及治平世儒

遂謂真氏專主言體邱氏專主言用故自來於邱本有英華纂要之刻真氏之書則無及焉明儒陳明卿亦云數年以來誦衍義補者有之未有誦衍義而好之者夫聖人之學體用本屬同原道法不可偏舉真氏之書雖未及治平而所載帝王爲治之序及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何一非治平之要邱氏採古今大經大法以實治平之道而未嘗不根極於審幾推本於君德補之云者所以推而廣之而非兩書之各有所缺也觀儒子釋治平之義不外於公好惡別賢奸明義利豈於格致誠正之外別有所謂治平之要哉余故取兩書而合纂之而著其論如此

吉水李忠肅公奏疏序

恭惟　聖天子稽古懋勤天府之藏已稱備猶　詔求元明以來著述俾業在名山者盡得登於石渠天祿徵文考獻蒐討弗遺甚盛典也辛酉之秋余被恩命屏藩江右隨撫是邦竊念豫章爲人才淵藪理學文章經濟節義照耀青史者指不勝屈賢喆流風可師可仰蘄溯前徽以袪固陋并得佳本以爲　當宁獻每掇一士必詢其家世訪其遺書而士亦鑿乎之誠時出其先世舊編以相示一日鈴下効用武舉李詔武呈其高王父忠肅公奏議若干卷讀之忠肝義膽迸露行間其慮敵也深其劾奸也力其愛君

也至其壽國也周以孤危莫援之身而欲支旦夕將傾之勢居遷徙無常之職而欲建百年不拔之模盡瘁鞠躬精誠貫日卒之致命遂志而以一死收有明三百數十年之局噫如先生者可不謂節義中第一人哉旣又閱 國朝諸名公所爲傳誌稱先生之學本之鄒忠介曾恭端二儒者以萬物一體爲懷以先憂後樂爲志復貫串于典章政治人才世運之原委益其所蓄積者固已厚矣後奉南院命扁舟渡湖值左良玉兵潰皖江烽燄熖天鳥驚魚沸而先生以一紙折其心數言奪其氣遂使俯首帖耳願受約束東南半壁賴以完全雖魯仲連之下聊城韓文公之靖

鎮州不是過焉然則先生之節義又合文章理學經濟而出之者也余嘗謂士生天壤皆有扶植綱常維持氣化之責苟能讀書明理存誠主敬以養夫氣之浩然者則隨其身之所遭遇而或爲文章或爲理學或爲經濟或爲節義皆卓然有以自見正如萬斛源泉隨地湧出雖有江淮河漢分派之不同其放而歸之海則一也雖有文章理學經濟節義托蹟之不同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則一也善乎先生之自勵也曰講實學時實用辦實心幹實事蓋舉古今來聖賢豪傑布衣卿相之業一以貫之矣世之學者其亦可灼見於源流之合而不置論於遭遇之適然者乎余正

欲奉先生遺集以應

明詔因後人之重刊而先之以序不獨望其後人光揚祖

德勉自樹立而此邦髦士相與敦倫飭紀維風厚俗以繼

昔賢之芳躅尤予之所日夕期之者也

在官法戒錄序

天下之人無過善不善之兩途而人之禀乎善而遠不善也則不外於法戒之兩念乎有四種遺規之刻蓋冀天下人無男女少長貴賤賢愚均有所觀感興起見善者而以爲法見不善者而以爲戒也云爾旣又思之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者則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史胥徒府掌庫藏者卽今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卽今之典吏也胥卽今之都吏爲徒之什長徒卽今之隸卒也是爲庶人在官其祿同於下士其田在遠郊之地充

入學之春秋月吉讀法書其孝友睦婣得與於鄉舉里選之列故當時僚隸與臺之守法循分豈惟風俗之醕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詩書人以吏為師漢制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為吏當時刺史守相自辟其屬恒求其賢者以為吏而進達之而吏亦皆束身自好以蘄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鉅卿起家掾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為近古非由吏之得人而然乎魏晉而後流品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清流之班洎及隋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途益輕矣然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眾也官之去鄉國常數千

里簿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尚或多未習而吏則習熟而諳練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爲而必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繫於官即繫於吏吏之爲責不亦重乎而爲吏胥者皆有機變之才智不能安於畎畝耕鑿之樸以求役於官因盤據其間子弟親戚轉相承授作姦犯科相習熟爲固然而不知禮義之可貴爲官者亦多方防閑之擢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不可馴擾夫防之愈嚴作弊亦愈巧摧之愈甚自愛之意愈微將毀然喪其廉恥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而貪昧陋劣之員受其

牢籠牽鼻淪胥以敗也又不足言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我

國家立賢無方吏員一途咸有進身之階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即或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利更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奇禍今試語人以于公治獄之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樂效者也語以王溫舒舞文巧詆姦利受財而卒至於五族未有不悚然易慮者也特無以提醒之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

非人情也胥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典故明利害
視田野之蚩氓閭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爲官者方
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爲化外之人不一
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僻於心何安而於事又寧
有濟乎余於聽政之暇采輯書傳所載吏胥之事各綴論
斷裒爲四卷名曰在官法戒錄廣爲分布以代文告書曰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
辱觀是錄者善惡榮辱由己何去何從必有觀感而
興起者矣

重建鉛山縣大義石橋記

天下紛華靡麗無益於人之事日出而日精至於民生切務如城郭道路橋梁之爲利最溥者今人之所爲往往不如古人之完且固焉非工之有巧拙物之有良楛由任事者有苟且粉飾之意而無精神貫注于其間故爲之而不必成成之而不必可久也鉛山當閩浙之衝往來者日以千計北關外河流迅駛舊爲大木橋以濟涉始於唐代有興廢 本朝順治間縣令王君宰士民脩之其後一毀於寇再圮于水潘夏二令相繼脩葺皆仍其木之舊乾隆六年夏又燬于火維時鄭君之僑適宰斯邑覩行旅之艱難

懼風波之不測毅然以興復爲己任且念木易朽壞宜易以石爲一勞永逸計請于上官守及令咸捐俸以爲之倡而一時紳士張光海等誠心感發樂襄善舉期年之中共輸金四千五百餘兩鄭君愼選司事嚴簡稽杜侵冒鳩工庀材必精必良不數月而落成焉計橋之長五十有三丈爲洞十一出水三丈有二尺廣及其三之二翼以危欄冠以碑亭一切皆用石工之縝密堅緻視昔倍之噫是可以利濟永久而無水火盜賊之虞矣今夫吏治之患在于傳舍其官秦越其民擇一已之便利而不計百姓之安飾一時之觀聽而不規萬年之利故地方有善舉輙因循而不

果或勉强從事聊且粗略大都以爲苟可塞責而已而其下之士與民亦拱手孰視甯以其貲財爲耳目玩好遊戲無益之費不肯出毫末以佐其成卽迫于長吏之譴訶不得已而應之而其事之可以與否曾莫之顧此後人之所爲所以多不如古而人心世道胥于是而可知也鉛山素非饒裕地此橋工費甚鉅乃旬月之間其事立辦恢張舊制易木以石樹萬年不拔之模爲億兆人無窮之利此固都人士重義輕財樂善不倦有出於天性之獨摯者歟抑亦其令之視民事如家事勤勤懇懇不敢苟且不事粉飾之意有以孚信于人而致此也乎喜此橋之成而嘉吏民

云同此故書也爰書之碑以為勸善勸猶舊名大義相傳
爲唐釋氏號大義者所剏今 因縣吏民請易其名予謂
義之大者莫如宏推解廣利濟上作下應忘私爲公鉛人
之舉誠無愧于茲四者仍其名斯以紀其實焉爾遂再題
其額曰鉛山縣重建大義石橋記
此文切中時弊當今有議叙之例所修功程盍不可問
矣。

重建泰州長堤碑記

宋范文正公監泰州西溪鹽倉築捍海堰延袤六百餘里外禦海潮內護民居至今人食其德名曰范公堤堤之東亭場舊亦有堤西抵州城廣一百二十里明成化時御史楊君瑩嘗爲重脩亦名曰楊公堰即范堤之餘支也垂二百餘年殘缺斷續不能挽縴此一百二十里中湖蕩相屬鹽艘自海下達泰壩歷淤溪溱潼諸湖泛濫淫溢渺無涯際舟行阻風經旬不達往來行人水陸皆阻數百年來不復作築堤之議惟付之浩嘆而已乾隆癸酉兩淮鹺使普公採原署通政王君又樸之議不敢浮言入　告請築并

留王丞來揚經紀其事得　旨報可毅然築此長堤不數月而告竣適是年秋淮黃異漲水高于堤者數寸以新築之堤當異常之水堤復殘缺曹公又以遷調去自此人人益以此堤必不能成動色相戒矣厥後曹公復至正圖脩舉復調權淮關未竟厥緒丁丑高　先生任鹺使公爲相國文定公賢嗣久官淮上于淮揚水利河防洞悉利病得其領要泰州長堤之宜復早在念慮中于是力排衆說引爲己任與運使盧君見曾籌其費之所需慎選勤幹實心者任之扁舟往還周諮計畫務爲久遠不拔之謀不肯稍從率略以伏後來之患堤自趙公橋至東臺海道口一百

二十里又自青浦角由大尖河至安豐場六十里既堅且厚又建磚石橋梁多開涵洞以廣宣洩蒔葦植柳以禦風浪設堡夫建堡房尚司巡守更于對岸增築南堤六十餘里高厚如之以利南北縴挽復籌歲脩經費益公早夜勤求爲之必要于成成之必要于久且恢前規而益大之經營善後亦已備費心力矣是舉也鹽舟利涉 國課商情均稱利便自州城以達東臺又循范堤而抵諸場竈商賈庶民負販往來者絡繹不絶岸上舟中行歌互答沮洳險阻之區今皆履道坦坦矣且不獨此也淮揚爲濱海澤國全仗圍築圩閘多通溝洫足備旱潦不至成爲廢壤乾隆

十九年制府尹公奏准于淮陽屬築圩圍淮郡各屬圩圍布列農田利賴而接壤之下河興泰諸邑地最窪下難築圩圍田仍荒蕪欣惟我
皇上軫念江南水災動帑數百萬興脩水利廣濬溝河實爲千載一時余欽承 恩命隨仝 欽差督河諸公逐處相度惟此汪洋浩瀚一綫土圩旋築旋潰圩圍之利似難望之下河諸邑者今有此夾堤三百餘里屹立水中作爲外圩附近縱橫接築小圩若搆大廈垣墉既築房舍乃有附麗從此次第興築圩圍漸多溝日深通蓄洩兼資耕植漸廣長堤之利豈止轉輓利便水陸通行已哉吾固之有

慼矣國家張官置吏原以專委任而責成功也職掌雖有區分休戚難容歧視居其職者毋每自分畛域各存意見如守土者曰我爲牧民也司戎行者曰我爲營伍也司河者曰我爲河防也司鹺者曰我爲商課也此外非所職掌雖明知事之有濟力所能爲不曰不敢越俎則曰何苦乃衙官無協恭共濟之心地方焉有濟人利物之事乎昔年高文定公司河七年堅守運堤不肯輕啟高郵三壩以淹下河民田下河獲收者七年公司鹺以來旣築兩岸之長堤復脩補范公堤之殘缺更于迤南接築幾十里綿亘完固足禦潮患于串場河則疏濬深通近又將自泰州歷如

皐至通州之呂四場沿河四百餘里道路脩治建橋濟水至數百處皆大有益于下河之民生而非沾沾為鹺務計者今督河淡菴先生公之從兄也其經理歸江歸海之閘壩引河以利下河民田不肯僅以防河為盡職余目擊其事益服其同稟家訓以公溥為心開濟為學先後一轍為不可及焉茲因長堤告成泰州牧李世傑請記其事不覺縷縷備述以誌一時之盛并使後之為牧令者知此堤之幾廢復興皆由普高二公之心殷利濟胸無畛域乃得成此鉅工遠繼范公堤楊公堰之嘉績從此督率民人各築圩圍俾田土廣闢歲事屢豐上慰 聖主廑念江左民生永

除水患之至意則又守土之責也夫

南運河放淤記

放淤之說古無明文考之史書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秦鄭國鑿涇水爲渠注塡閼之水漑舃鹵之地收皆畝一鍾二者皆濁流所經引之游蕩變斥鹵爲膏腴其放淤之遺意歟然皆引以肥地未聞以之築堤也放淤以築堤惟直隸南運河有之顧未知創于何時倡于何人一切規制稽之往牘皆無可考乾隆二年泥同顧公總督河務備陳放淤栽柳爲經理濁河之要務得 旨允行嗣以顧公不管河務格于浮議放淤涉險動色相戒遂未舉行余於戊午春監司茲土兼理河防往還巡視凡河流

頂沖埽灣之處一綫縷堤日漸汕刷先期搶築則有歲修臨汛防護則有搶修於浩瀚中流爭此尺寸之土而隨築隨潰河流愈曲勢更湍激不得已乃築草壩草壩既築比土堤稍資捍禦而年年蟄陷限滿仍須拆修近年以來兩岸草壩日增動帑益多危險如故余竊憂之又見沿河兩岸有久已積淤成堤月形倘在凡所謂頂沖埽灣之堤外亦嘗築有月堤問之則咸曰以此爲堤外捍禦然縷堤既傷水入月隄有如引水入袖斷非月堤所能禦其爲旋激計無虞而放淤之可行益信用是力排浮議率屬行之維時如清軍司馬楊灝原任州倅王𢖍道朱光鉄丞各就所

知隨時暦汪以匡余之不逮其年戊午伏秋二汛計成工二十段己未年適顧公復總河務制府合河孫公兼理河務羽檄交馳無非爲運道民生籌久遠之計余乃條列事宜專其責成分其緩急計可行者四十八段已又告成而規條亦遂粗定焉其法棄縷堤而守月堤入渾水而出清水汛水一至隨其消長以爲深淺渟流所過罅穴皆滿旬月之間縷堤月堤融成一片有如平地自今以後永無歲脩搶脩一切防險之事草壩止用于逼近城舍之堤耳所省帑金民力不可勝計余往來稽察兩歷汛漲惟見渾流奔赴出入運送變化因心操縱在我不啻駛人爲之負畚

波臣爲之舉鍤以成此堅厚之堤郎謂之河伯助靈千里流膏可也回思向之勸召相戒不肯舉行者則亦有故不過曰歲帑縷堤暫可禦汛何若涉險乃爾不知天下事何地不有危機籌慮果周防護旣力險可爲平且史起亦嘗以此論西門豹矣曰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夫西門豹於魏文侯時爲鄴令有循聲而史起之論如此蓋重爲不能用漳水惜也況兹全漕運道歲輓數百萬石天庾正供軍餉民食時廑　宸衷利害所關又不僅一時一邑之事也司河者苟可計及久遠縱竭盡智能重費帑金權其輕重亦當不惜願明知

其費省功鉅經久長圖而私計自便曰何苦乃爾也由史起而觀其不仁亦甚矣余因記其事之始末而并論之并附事宜七則質之後之司河防者以爲何如也

一月堤宜堅固足恃也放淤者開堤放水他無所恃所恃者月堤耳新築月堤宜剷去草根先就平地行硪三遍然後鋪土每鋪土一尺行硪兩遍次年再於堤外加幫戧堤然後可以放淤至于舊有之月堤務搜尋獾洞鼠穴一一塡塞夯硪堅實亦於堤外加幫戧堤宜將舊堤刨作數層如疆䃰狀新舊土遞相加壓夯硪堅實膠粘一片本年即可放淤然月堤必須預年所築而戧堤必

於本年所築一以固其根一以閉其氣也凡月堤內外皆屬窪下則堤內或編柳或釘蓆或掛防風埽由堤外另加戧堤二三尺不等總不使水浸月堤之根恐內外滲漏堤根受傷以致失事

一月堤宜寬長合宜也凡縷堤之外地勢窪下者方可放淤所築月圈須可以長而後可以寬先就堤外地勢窪下足備縷堤然後定月堤之長短再就月堤之長短以定月窪之寬窄如月堤長五十丈則月窪可寬二十丈月堤長一百丈則月窪可寬三十丈就此遞算總期如半月之形不短不促則渾水之來方可運送若短促而

寬竟似和包布袋之形則水到不能運送止淤溝口其餘反成坑窪永不能淤矣然月堤不長縱能圈作半月之形亦覺迫促不宜如連有兩小月堤者亦可連聯作一段放淤如月堤過長又可隔堤作兩段放淤凡圈築月堤得就稍高阜處更爲相宜如或地勢全窪不能相就亦須于放淤之年除應加戧堤外另築寬厚半戧以防內外滲漏蟄陷

一柳草宜預期種植也月堤新成三面均宜佈種草子萊子使之生發可免雨水沖刷新土月窪之內沿月堤之根毋間五尺遠種臥柳一叢舊月堤亦復如是待其長

成竟同沿堤緜離可以抵禦風浪凡窪內舊有柳樹者切宜存之以禦風浪凡築新舊月堤均不妨於月窪內取土既可就近又使窪中連有土坑格堤則水到易於掛淤不致出險但須離月堤二丈以外不可有傷堤根凡築月堤均不可用沙土以防水到坍卸

一淤溝宜如法鑲砌也下口在河之下流者宜深挖務與月窪之底相平引河水徐徐浸入河水長一寸則月窪內入水一寸不可使河之水面稍高于溝更不可使溝口稍高于月窪以成建瓴之勢其寬除用樁料包鑲外中淨存四五尺不等其鑲砌用排樁捆埽由窄簽衔列其溝分

作兩層下一層鑲成淨寬四五尺上一層鑲成淨寬六七尺由下而上遞相開展上口在河之上流者不宜太深視河水之來如濁漳之水先來則可深挖使其及早受淤如衛汶之清水先來則不妨遲開其寬悉照下口再上溝下溝清渾出入日久易有坍塌均宜鑲護完固萬一月堤稍有損動止須將上下溝用埽堵禦亦不爲害

一上下口宜就地取裁也下口宜開深者所以使河水早入窪內澄清以待上口渾水之至上口宜淺開者所以使窪內澄有清水然後渾水急溜而入一見淸水其性便沉其勢便緩下口宜于順溜之處俾河水浸淫而入

將來出清可以隨溜而出上口宜於迎溜之處全借渾水暘流而入方可運送窪內之清水暘流而出倘上口限於地勢不得迎溜之處宜將溝口上唇縮進五尺引之使入再將溝口下唇接長四五尺如吞水小壩逼之使入則亦可以迎溜矣下口限於地勢不得順溜之處宜將溝口上唇接長三四尺勢如挑水小壩以避大河之逆溜壅阻淤溝口下唇稍縮二三尺以引清水之遠出則亦可以順溜矣上口地勢更宜詳勘外則迎大河之溜內則宜順月堤之勢不宜直射月堤之根上溝宜斜向而入方可迎溜下溝宜斜向而出方可順溜二溝

合看須如八字形方好

一上下溝宜隨時增深也初時月隄尚深根底未固上下
止開一溝迨上溝入水之後月隄已經淤有根基月堤
又已見水然後相其出入之勢再開一二口大凡下口
出水不順必由上口入水不暢不能運送之故則不妨
多開上口如上口入水已暢而下口出水不順必出不
能順大河之溜反爲大河之急溜所阻宜另擇順溜之
處再開下口總期上下口一律順暢入渾出清全隄運
動不滯便可源源積淤如月隄內上半段先已淤高則
渾水不能及下半段無渾水之來則亦無清水之出下

半段終不能淤矣宜就下半段另開一口使之常有渾流之入然後下半段亦可受淤至于月堤兩頭如牛角尖形者渾流不到此處積淤必不能多俟今年將窪內積淤平滿下年竟將此處縷堤刨平幾段使河水漫過則可以一抹而平凡本年積淤未滿中多坑窪者次年均宜倣此庶可一律平滿也平滿之後除月堤原高出平地一二尺者毋庸填築外如月堤止與淤積之平地相等則宜於月堤之上加築子埝一二尺以作遥堤向後聽其年年平漫而過卽河水出槽亦可無患但不可復於臨河築埝使水不得平漫將來又成險工凡沿河

淤平之工及河灘寬岈均宜加培離遠之老堤老埝不宜臨河疊埝使河水不得平漫又成險工

一夫料燈火宜預備也放淤如禦寇如臨敵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也凡樁埽蔴片麻繩鐵鍋之類均宜預備以防意外之虞窩鋪兵夫先期派定燈燭火把先期備齊日則填補小溝釘掛防風埽由夜則輪流看守遇風雨之夜尤宜常川巡視一有損動鳴鑼爲號衆兵夫一齊搶護遠者重究凡屬淤工專員看守以重責成隨時經理以收實效事竣官兵一體優奬以示鼓勵

此眞良法予憶靳文襄公治河奏疏內已有但不及如

此之詳備耳

南運河自獨流楊柳青至天津西岸不宜築堤記

南運一河會衛汶二河之水益以漳河之水同爲濟運蜿蜒數千里至天津而歸海沿河兩岸皆築堤以束之有不啻重圍外衛然者固以防其漫決亦以濁漳所過若不束之使速歸海水緩沙停立見淤淺運漕之艱阻往往因之惟靜海之獨流鎮至楊柳青四十里東岸有堤而西岸無堤又自楊柳青至天津三十五里東岸有堤西岸止有商人捐築小埝高不過三尺官不請修民不加築由來久矣前道張公坦熊曾有立碑道旁永不許築堤之請兩臺慎重河防檄行再查此議未果張公以陞任去余適承之此

間遵檄確查熟察形勢証之往事乃知張公所議實爲遠見蓋緣天津海河爲南北衆水所歸獨流楊柳青一帶東近運河西連淀池潮汐一日兩至夏秋汛發南北諸水滙歸天津四望瀰漫驟難歸海正賴此無堤之岸運河水大聽其洩入淀池稍爲停頓以待天津諸水暢流入海河淀之水仍可以次歸海每屆白露以後水沙擁泥迅駛而行運河既無淤淺村庄亦免沖決則此七十餘里無堤之西岸即運河天然之減水大壩也余就此議覆兩臺報可已檄下屬縣遵行矣竊嘗論之治渾河之道有無堤之患亦有有堤之患蓋淹沒爲災非堤何以障之淤阻可虞非堤

無以束之獨流迤南是也無堤則散緩無力而無潰洪之
憂無堤則盈科後進而得瀦蓄之利獨流迤北之西岸是
也況天津地濱大海形同釜底水至獨流勢同建瓴無論
其非堤所能嶜即幸而能堵而尾閭有阻上流奔赴天津
郡地適當其沖城郭人民所關甚鉅故前人獨於此處不
設隄防非偶忘之乃所以慎之也非竟棄之乃所以取之
也謹敘數語於此以質後之司河者

卓識高見于地方大有關係予嘗謂湖北不可築隄意
亦同此

治永定河說事宜七則附內刪二則

永定河面源山西繇長千里兩面環山從直隸之保安州懷來縣由水關而入以達石景山石景山以東始有堤岸其水均係渾流擁泥挾沙橫悍異常善決善淤遷移莫定從前原無堤岸地面寬闊蘆溝橋以下直至霸州由會通河入淀歸海水發之年一往漫激散漫于數百里之遠深處不過尺許淺止數寸及至到淀沙已停積止餘清流不致淤塞淀池而蘆溝橋以下淀池以上一望平蕪雖不免年年過水而水過沙留次年麥收豐稔所謂一水一麥是也自築堤束水以來河身窄狹兩岸相去遠者不過二三

里近則一里半里至數十丈不等以千里遠來之急湍束之于幾里之河堤不能容納勢多漫溢此理勢之必然者也然初築之年河身尚低仍可以順流間有漫溢爲害未甚迨後年復一年河底漸次淤高河岸隨亦加築現在河底高於平地丈餘而堤則更高一二丈不等儼同築墻堵水豈能免於潰決且上流開口奪溜則下流便淤是以尾閭日塞咽喉有阻即再加高堤岸而淤沙隨堤而長水勢愈高勢如建瓴沖溢潰決隨處皆是淀池爲西南各河蓄水之區而淀池水淸若將永定河之水束之入淀淀必淤積淀池多淤一尺則直省受水之咽喉卽多一尺之阻所

以自雍正三年淤平勝芳淀以後各河水患年多一年數年之後淀泊淤滿西南諸水無處容受則直隸水患更不可言尤可恨者永定一帶全無泥土皆係浮沙築堤非夯硪可期堅固遇風則堤隨沙去遇水則堤與沙化是以極寬極厚之堤水到即開沖決仍所不免此永定一河斷難築堤束水成河之情形也上年尚書顧　奏

旨察勘永定河工程會經會同總督李總河劉　奏請仿照黃河遥堤之法將鶯房鄚南大營之下張客水口之北接築大堤至魚壩口底官修民埝爲永定河之北岸將金門閘之上堵築橫堤聯絡東岸以舊有兩堤并淤高之河

形俱作為南岸接連新改河身共留寬十里內外相度形勢將最大邨落圈于堤北設法繞過其必不能讓出之邨落或墊高地基或願遷徙堤外量為撥給房間拆費等因經部議以河流遷移靡常或南或北坍長不定將來漸次改溜仍恐逼近遥堤至堤內居民不能讓出之村落墳墓田園作何安頓皆須籌畫周詳嗣蒙

皇上命大學士鄂　親往詳勘熟商妥議經大學士鄂

會同總督李暫署總河顧　等勘議以半截河以下改挖新河以順南下之水性半截河以上逐段挑挖及于兩岸建滾水壩四座開引河以洩漲水原欲使濁流均散以殺

其洶湧之勢可免潰決之虞逐年相機辦理冀其漸次圖成究非一勞永逸之計也謀豈敢拘執前見必以遙堤爲是但再四思維屢加籌畫奔放之流非窄狹之河所能納沙泥日積亦非疏濬之力所能通恐年復一年徒糜 國帑將患日深而治益難慮及此展轉難安莫若遠築遙堤一法之爲得也所有事宜謹陳于後

一查渾水以無堤爲上讓地次之皆不與水爭地也永定河業已有堤一時難言盡廢惟用賈讓策於兩岸之外遠築遙堤相度起止北以南苑之南雁郡爲界以衛京畿南以淀河爲界以防淤淀之患地面廣濶受水不

深散其勢所以少其力也力少則無沖決之虞水淺則無淹沒之患而且濁流淤地清水歸淀地淤則種麥益肥淀清則尾閭不塞不與水爭地而地之所獲可豐不築堤以束水而水之悍性可馴矣

一原議南北岸建滾水壩四座以洩暴漲查南岸金門閘石壩工程用過銀十九萬餘兩今北岸張客若照金門閘石壩建造丈尺雖少需帑銀亦不下十數萬兩此壩倘未興工莫若于金門閘張客石草壩以下相度地勢多建草壩寬以六丈至十二丈爲率過水以六分至四分爲度分洩之處既多則渾水力緩不至四處沖刷草

壩每座不過用銀數千金二石壩之費可分造十草壩需帑不多收效更易

一兩岸城郭及大邨庄渾水經過之地恐水漲之年或有淹浸應請各建護城護邨月堤以資捍衛其零落小邨若概築堤埝不無繁多小民或願墊高地基居住或願遷附大邨量給資用計其所費不過數年搶修之用而小民一時遷移將來永無沖決至于墳墓難以概遷查永定河之水倏長倏消每一水發不過二三日少止一日半日汎期被淹過汎仍得涸出可無損傷現在東西二淀乃長年積水之窪廣袤數十里其中稍高之地築

室而居邨落相望其墳墓示始不年年淹及今每年止
受數日之淹而得收淤積種植之利爲害甚小爲利甚
多縱有一二愚民止圖目前不願遷徙然此等有關數
十州縣之大利大害不能爲此十餘邨民目前之小不
便而忘數十州縣千百年之大利也
一兩遥堤之內河流遷徙無定或有淹旗民地畝之事應
請查明民地豁除額糧以免報灾失業之苦
一查金門閘張客以上地勢較高村落亦甚稠密不便開
壩洩水而內中或有險要處所應防其漫溢應相度險
工加築月堤要令善於放淤之人照南運河放淤之式

酌量開放引進渾泥填入月堤之內俾成一片庶堤岸得以鞏固

一建築兩岸遙堤為費甚鉅議者皆以為難查自有永定河以來每年歲修額數二萬兩搶修一時緊要所需原無定額自數千兩至數萬兩不等而年年興修大工帑項延壩皆不下數千兩即防汛堵築決口一二處亦不免數萬兩今即以四五年大工歲搶之費加築遙堤計費尚覺減省一勞永逸國帑民力所省已多矣

逐層縷析言之確有把握

周節母傳

周節母者執友周君世英母也姓周氏臨桂縣西鄉人父郁恒早逝母廖氏年二十七孀居苦節自守節母年十六歸同邑周朝選爲妻先是西鄉數十里之內皆周姓以不同派多彼此爲婚不疑也節母歸其夫四年生一男又二年而夫亡方其夫之疾亟也呼節母抱二歲之男而前曰汝知閻元季女乎閻元季女者里中待其始終身不嫁者也又曰若母之爲若其習見之矣盡一言別節母嗚咽不能應囫吚之嗚咽不應如前夫乃歎曰癡癡遂卒時節母年二十二也自是屏膏沐獨處居恒惟飲泣不發一言其

姑憐其少且貧也欲嫁之乃多設事以相難使汲水方盛暑南風燥熯汲器以木縫時裂節母夜則浸器屋右池中以防裂且滿姑陰命婢脫其底明晨在底不可得不能汲水遂以爲愆詈端也又伺夜靜令女婢伏其寢室旁擊銅盆瓦器爲諸鬼神可疑事以震動其心而節母堅志如初最後直以嫁迫之則長跽伏姑前曰不能守惟死耳因大哭絕于地其姑自是亦不復言姑媳相爲依倚節母孝謹益至姑歿附身附棺盡哀盡禮雖有叔不以旁貸鄉里以此益重之子幼患目疾百計禱治聞效有方言老鴨膽合某藥塗之可愈初揉痛不可忍猶强縛之桎而揉之子呼

號震地邁其舅至爲言爽毅難堪狀節母乃取以自試果不爽悲釋其子之縛而以手攪藥塗己兩目大哭曰我所以不死者爲周門存此孤耳今乃若此耶吾夫有靈顧代兒瞽也已而不藥愈其子就學即命受業于同村楊靜庵先生所與遊多一時有學有品之士其子務學甚篤文筆淸雋同人多推服因苦讀得咯疾每遇試期多不克赴節母不得已乃哭命之從事掾吏節母自背誦以祖訓有留路子孫行一語爲言至是切戒其子曰官衙秉筆切記先世留路子孫行之訓也自後凡與子孫語輒以此五字爲言子孫聞此耳熟矣而節母猶道如前不厭百回說也得

孫後變之甚而教之必有法度不少假借孫道亨遊庠初聞報哭失聲人不知所以問之答曰吾始守節時猶隔墻抛負卵小雛定孰知今日有孫入泮乎廼想吾夫訣別之言彷彿猶在是以悲耳道濟繼入庠序道亨連中副車登賢書喜極生悲亦復如此節母貞潔性生居常與鄰婦語每曰婦女再適豈復成人有族姑中年孀居以貧欲改嫁節母力止之願周其母子衣食卒不聽節母絕之曰爾非吾姑吾非爾嫂不復再相見矣姑亦終身不敢求見于世其嘗爲鄉人排難解紛人德之一日有饋之金者世其適他出節母佯受之俟子歸痛哭怒罵出其金擲之地曰吾

平日所丁寧于汝者若何此物奚以至哉今有孫四曾孫五苟如是何以率之世英慄恐問故乃對曰兒安敢有此彼不知兒耳節母在疑信之間猶恐生平有受金事令之對天誓怒乃息其教子孫以勵清白撥取與皆此類也節母足未嘗出戶亦未嘗見齒年七十猶躬紡績與諸孫婦較多寡子婦勸其節勞則曰吾數十年未有一日離此績僅今豈忘之吾自樂此不為疲也衣必補綴食必疏食飲氷茹苦極人所難堪而款待戚友必盡敬禮嘗曰忍口留賓理所宜爾況吾寡婦豈宜過分晚年家計稍充子孫或進美衣肉食猶怒而卻之曰毋過費以重吾憂也慈惠魏

恕遇人有恩待家人子如所生至歲時拜賀姻黨中雖至戚而老成者未易覯其面乾隆壬申年七十九卒子一世英候銓從九品孫孫男四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五人曾孫女四人孫道亨乾隆壬申科舉人道濟廩生論曰自余弱冠從學于楊謙庵先生與周君世英同研席得悉其母貞節自勵訓子嚴正世英亦篤厚純謹不苟言笑因與交好世英每道其母守節之苦至于涕泗交頤而脫楄底于溝中擊盆死於瘧室二事則鄉人或能道之世英固不忍言也憶當年訂交者如蔡君侑宜楊君寶遠周君元臣皆相繼登賢書其餘均在庠序世英讀書未就改業掾曹而數十

年來諸同人推重世英者重子之行亦以欽母之賢也諸同人每過歲時相約登堂拜母而節母卒不肯一見余自壬子歸葬墅以子姪禮求見始得一瞻懿範其端嚴之概至今猶可想見焉公舉節孝以同姓格於成例不預 旌典鄉人士每以此爲憾雖然此固非節母所得知也節母惟知從一而終求無憾於此生此志耳其旌與不旌節母亦不之計也噫嘻焉有苦節如周母者而可以湮沒無聞乎謹就余目見耳聞之實行爲之傳以闡幽光而維風化當亦同志所共以爲然者乎至于世英雖未得以功名顯而子道亨早得科名次子道濟食餼于庠均能奮志力學

所以食周毋苦節之報遂世奕顯揚之願者固將有待是在道亭兄弟而已矣

此天地間第一等貞節亦天地間第一等至文寻逐節讀之溯自涔涔驟下讀談虎色變固與他人未經此境者不同也

評語

仕與學無二理而孔子則曰古爲己而今爲人程子則曰古爲人而今爲己似乎兩說各有所指而又不能相合不知此正聖賢論學論仕直窮其所從生而究其所終極不但無不相合之處且有同條共貫之理陳白沙之論曰學爲己者其仕也爲人學爲人者其仕也爲己觀此則程子之言正所以推闡孔子之意豈第各有所指而已耶諸生中亦有能道及此者惜乎所以然之故尚畧焉而未之及也試觀士子窮居自立心行已以及處世接物一一與古聖賢所言相體驗凡天地民物之理以及大經大法之所

在凡可以濟人利物者無不明之於心體之於身而不僅爲紙上之空言不肯爲虛聲之動眾此爲己之學也及其仕也自必以平日之所講究所身體力行者施之於人遺大投艱鉅毅然有必爲之志卑官賤職抑然有必盡之才使天下人皆有以被其澤而後見吾學之有用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以此言仕可不謂之爲人乎若夫爲人之學方其讀書時即趨逐時尚剽竊餖飣甚且奔走聲氣標榜虛名以求見知於人此求見知於人之心亦不過欲叨一第博一官一旦得志妄求苟取一切宮室之奉田園之膏腴衣服車馬器用之華麗所以娛心志悅耳目者無所

不至且回念其平時攻苦而用以自慰曰是稽古之榮也此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而爲學之不可以已也以此爲學全無爲己之實以此爲仕無論國計民生漠不關心若視秦越人之肥瘠即宗族鄉黨間操壺瓢爲溝中瘠者且不得入其門而全無休戚相關之意是前日之學而爲人無非爲今日之仕而爲己起見今旣仕矣又豈肯不爲己而爲人蓋不但爲人之學早無爲人之才之識即有才識之足以爲人無如其志原不在人何也由此言之學知爲己者仕必能爲人學徒爲人者仕必歸於爲己欲一毫之假借而不可得不但理勢之相因而已也此孔子程子之

言所以同條而共貫也是故以爲己爲學者及其仕也欲不爲人而心必有所不快即或限於時勢有不能爲人之時而其心固刻刻爲人也無他所學在是也以爲人爲學者及其仕也欲爲人而有所不暇即或廹於時勢有不能不爲人之時而要無非爲一己計也亦無他所學在是也分而觀之孔子言學者也辨其所從生也其言爲己之學蓋求道理實有於己以爲及人之本非封己自私如世之所謂自了漢也程子言仕者也究其所終極也其言爲人蓋欲由成己以成物達則兼善天下而非馳逐勢利以一官爲榮身肥家之地也語有異同義各有取其事則同源

而異流其理實毫釐而千里第謂孔子爲周末時言程子爲南宋時言猶是調停之見未得聖賢言學言仕之本意也其曰古曰今亦猶之君子小人耳諸生今日固皆學者也何爲己何爲人何爲無愧於古何爲不免於今今日所學何事可以爲己何事近於爲人異日爲仕如何方能爲人如何便是爲己平心自反設身處地正可即此而決所從違端其趨向故因所對而附論之

靖果園曰爲己爲人反覆推勘分說串說皆能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所終極從來理足者氣自充先生道理皆從閱歷中說來故其渾灝流轉益親切而有味所謂有德

之言也以此訓迪多士必有悚然動心如聞鹿洞義利之講者矣

先生此類文獨多蓋皆開書院課諸生時作之以訓人勉人者也原評比于陸子之講義利其言當矣